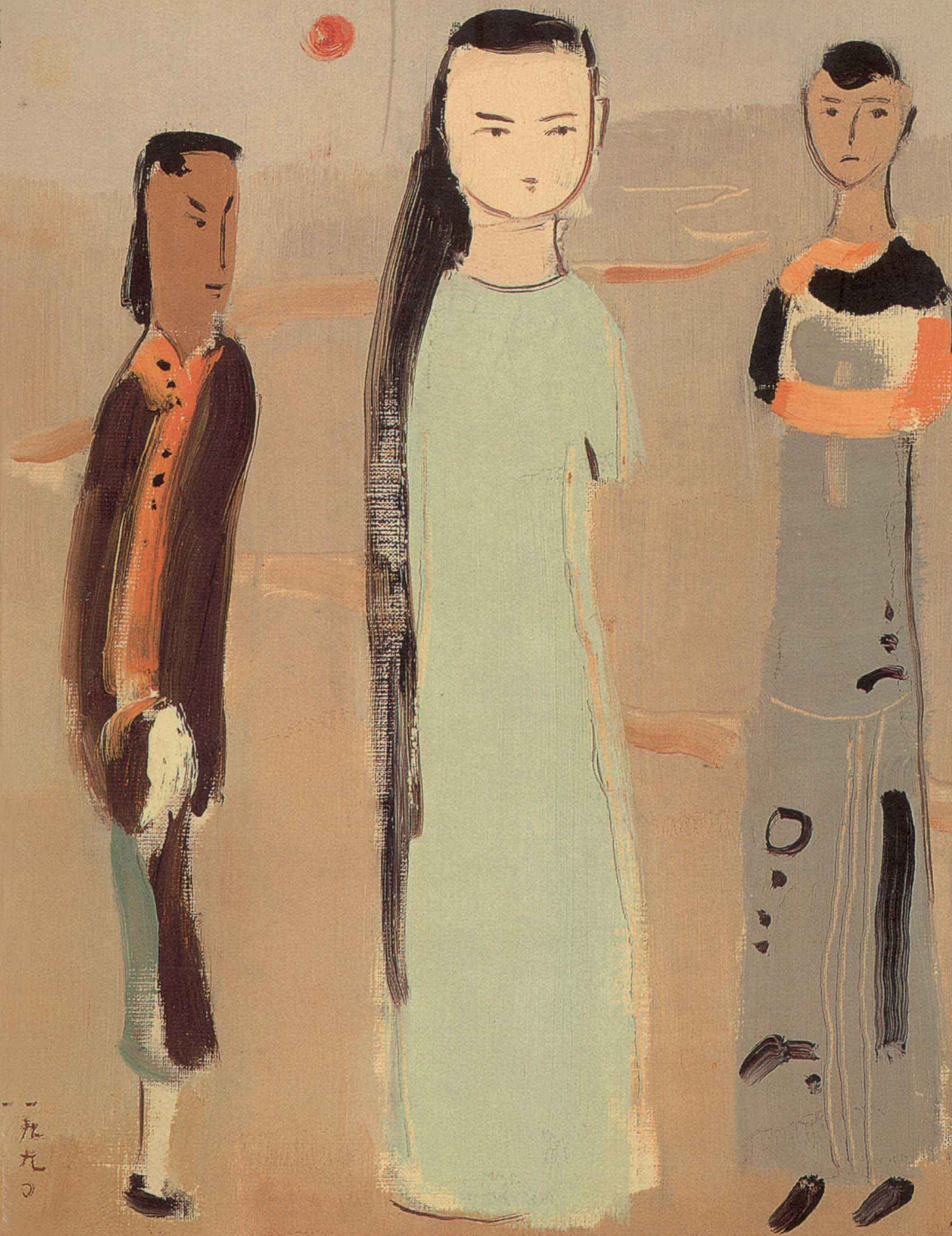


吴冠中

吴冠中

吴可雨 /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世 界 名 画 家 全 集

吴冠中

WU GUANZHONG

吴可雨 / 编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冠中/吴可雨编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06.12

(世界名画家全集)

ISBN 7-5434-6358-X

I. 吴... II. 吴... III. 油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J2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1606号

世界名画家全集

吴冠中

编 著 / 吴可雨

责任编辑 / 康 丽

文字总监 / 郑一奇

装帧设计 / 郑子杰 王 梓

版式设计 / 卜秀敏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)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制 版 / 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北京方嘉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35×965毫米 1/16 16.75印张

版 次 / 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5434-6358-X

定 价 / 58元



年龄飞升，看寰宇块垒	133
我负丹青！丹青负我！	160
吴冠中文学作品欣赏	174
水乡青草育童年	174
吴冠中素描欣赏	220
吴冠中年表	236

1970
李村



目 录

吴冠中的生涯与艺术.....	2
家贫·个人奋斗·误入艺途	2
公费留学到巴黎·梦幻与现实·严峻的抉择	13
故园·炼狱·独木桥	27
严寒·酷暑·土地	59
艺海沉浮, 深海浅海几巡回	92



吴冠中的生涯与艺术

家贫 · 个人奋斗 · 误入艺途

“年过八旬，生命所余毕竟日短，而童年犹如昨日，尚在眼前。哲人庄子对生命作出了最艺术的表达，这千古经典，这千古杰作，只四个字：方生方死。”

——吴冠中

一九一九年，吴冠中出生于江苏宜兴北渠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父亲吴贻北是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，母亲陆培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文盲女子。像中国农村大多数家庭一样，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，父母包办，爱情未曾显现，争吵却时常发生。他们共同生活一辈子，合力同心，操劳节俭，只是为了养活一大群子女。

文盲未必是美盲，陆培芽颇有审美天赋，她敏感，重感情，但性子急，与只求实实在在的吴贻北真有点水火不容。她年轻时就闹失眠，而他的头一碰到枕头便能入睡，他不了解也不同情失眠之苦，甚至嘲笑她的失眠。吴冠中从中年以后就患失眠，愈老症愈重，他认为那最是人生之大苦，他同情他那可怜的母亲，上天偏不让他继承父亲健康的神经。谁也没有选择投胎的自由，苦瓜藤上结的是苦瓜子，他晚年作过一幅油画《苦瓜家园》。苦，永远缠绕着他，渗入心田。

苦与乐是相对而言，且彼此相转化。吴冠中童年认知的苦是穷。他家有十来亩水田，比之富户是穷户，但比之更穷之户又可勉强接近当时



苦瓜家园 油画 80×100cm 1998年 香港艺术馆藏

当地的小康之家，只因成群的孩子日渐长大，生活愈来愈困难。家里的牛、猪和茅厕挤在一起，上厕甚臭，所以他常常到田边去撒尿，父亲对此倒并不禁止，只是说尿要撒在自家田里，那是肥。家里也养着鸡，大约五六只。天黑了，鸡们自己回家进入窝里。于是他要提着灯去数鸡的数目，会不会少了一只。然后关上鸡窝的门，防黄鼠狼。

村里惟一的初级小学，是吴氏宗祠委托吴贻北在祠堂里创办的，名私立吴氏小学，连他共三个教员，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上课，学生是一群拖鼻涕的小伙伴。四年毕业后，吴冠中考入和桥镇上的宜兴县立鹅山小学高小，住到离家十里的和桥当寄宿生，小小年纪一切开始自理，这里该是他“个人奋斗”的起点了。一个学期下来，他这个乡下蹩脚私立小学来的穷学生便夺取了全班总分第一名，鹅山又是全县第一名校。这令他父母欢喜异常。而他自己，靠考试，靠竞争，也做起了腾飞的梦，这就是父母望子成龙的梦吧。

虚幻的梦，梦的虚幻。高小毕业了，该上中学，江南的名牌中学吴冠中都敢投考，而且自信有把握，但家里没钱，上不起中学。他父亲打听到洛社有所乡村师范，不要费用，四年毕业后当乡村初小的教师，但极难考，



因穷学生多。吴冠中倒不怕难考，只不愿当初小的教员。但读免费的高中师范之前要读三年需缴费的初中部。家里尽一切努力，砸锅卖铁，让吴冠中先读三年初中，他如愿考进了无锡师范。凭优异的成绩，他几乎每学期获得江苏省教育厅的清寒学生奖学金，奖金数十元，便仿佛公费了，大大减轻了家里的压力。“志气”，或者说“欲望”，随着年龄膨胀。读完初中，他又不愿进入师范部了，因同学们自嘲师范生是稀饭生，没前途。改而投考浙江大学代办的省立高级工业学校的电机科，工业救国，出路有保障。

浙大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一年，全国大学 and 高中一年级生须利用暑假集中军训三个月。吴冠中和国立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被编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，从此朝朝暮暮生活在杭州南星桥军营里，年轻人无话不谈。一个星期天，朱德群带吴冠中参观他所在的艺专。吴冠中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，遭到异样世界的强烈冲击，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。他开始面对美，美有如此魅力，她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，她捕获许多童贞的俘虏，心甘情愿为她奴役的俘虏。十七岁的吴冠中拜倒在她的脚下，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，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，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了浙大高工的电机科。

青春期的草木都开花，十七岁的青年感情如野马。野马，不肯归槽，吴冠中下决心，甚至拼命，要抛弃电机科，转入艺专从头开始。竭力反对的是他的父亲，画画哪有出路？父亲为儿子的未来极度担忧。望子成龙的梦想破灭了。吴冠中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悲伤，然而悲伤竟挽回不了被美诱惑的儿子，一向听话而功课优良的儿子突然变成了浪子。

差异就如男性变成了女性，吴冠中到艺专后的学习与已往的学习要求完全不同。因转学换专业损失一年学历，吴冠中比朱德群低了一个年级，朱德群成了他的小先生。课外他俩天天在一起作画，如无艺术，根本就不会有他们的友情。抗战爆发后，一九三七年冬杭州艺专奉命内迁，紧要时刻吴冠中自己的钱意外丢光，朱德群的钱由他们两人分用。后来教育部为沦陷区学生每月发放五元贷金，这微薄的贷金养育了吴冠中的艺专生活，否则，本来他估计自己在艺专是念不完的，因没有经济来源。

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，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。吴冠中一九三六年进校时，校里学习很正规，林风眠、吴大羽、蔡威廉、潘天授（后改为“寿”）、刘开渠、李超士、雷圭元等主要教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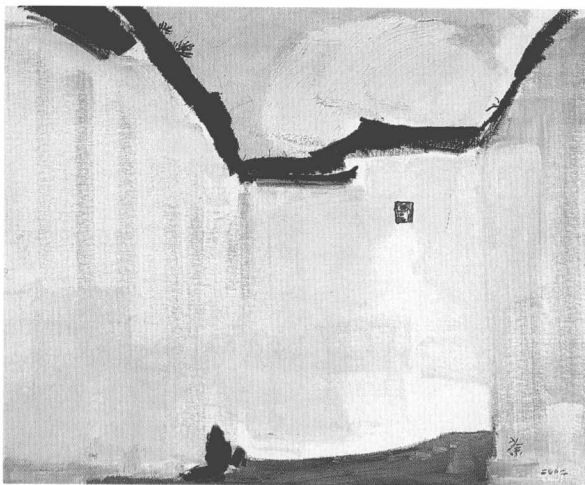
认真教学，学生们对他们很尊敬，甚至崇拜。中西结合是本校的教学方向，素描和油画是主体课程，同学们尤其热爱印象派及其后的现代西方艺术。喜爱中国传统绘画的学生相对少，虽然潘天寿的作品和人品深得同学尊崇，但有些人仍不爱上国画课，课时也比油画少得多。爱国画的同学往往晚上自己换亮灯泡学习，吴冠中和朱德群也总加夜班。图书馆里有很多西洋现代绘画画册，人人借阅，书无闲时，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册也较多，这与潘老师的观点有关。

杭州艺专教学虽认真，但很少对社会展出，有点象牙之塔的情况。日军侵华摧毁了这所宁静的艺术之塔，师生们被迫投入了战乱和抗敌的大洪流。所谓抗敌，师生沿途作宣传画，也曾在昆明义卖作品捐献。更有进步的同学则悄悄去了延安，当时不知他们的去向。撤离杭州后，经诸暨、江西龙虎山、长沙、常德，一直到湖南沅陵停下来，在滨江荒坡上盖木屋上课，其时国立北平艺专从北方迁来，合并为国立艺专。合并后人事纠纷，闹学潮，于是教育部派滕固来任校长，林风眠辞职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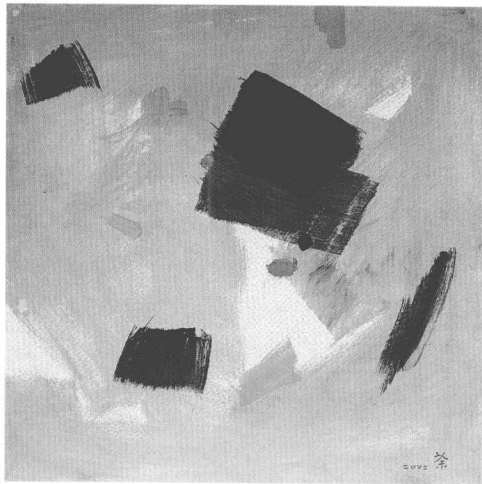
后长沙形势紧急，危及沅陵，又迁校。吴冠中一直跟着学校，从沅陵迁去昆明。从沅陵到昆明必经贵阳。在贵阳遇上一次特大的轰炸，毁了全城，便匆匆转昆明。在昆明借一小学暂住。在尚未开课之前，吴冠中发现翠湖图书馆藏有石涛、八大等人的画册，不能外借，便天天带着笔墨到里面去临摹。他后来回忆在沅陵时在校图书馆临摹《南画大成》，警报来了都要上山躲避，其实警报虽多，但从未来敌机，因此他请求管理员将他反锁在内，管理员自己去躲空袭，管理员同意了，吴冠中一人在馆内临摹真自在。昆明开后，依旧画裸体，只模特儿不易找，他们在教室内不断谈到模特儿，一位模特儿提出抗议：“什么木头木头，我们也是人么。”吴冠中看常书鸿作油画示范，画到细部，常书鸿用法国带回的一根黑色的杖架在画框上部作为手的依附，吴冠中初次见到这种学院派的作画方式。

警报频频，昆明又非久留之地，学校迁到远郊呈贡县安江村上课。安江村很大，有好几个大庙，师生们在大庙里用布帘将菩萨一遮，便又画起裸体来。

滕固病逝，教育部委吕凤子任校长，但吕凤子在四川璧山办他的正则学校，因此艺专又迁到璧山去。吕先生对吴冠中很好，他支持创新，



白云与白墙 油画
50×60cm
2002 年



碧玉不雕 油画
39×39cm
2002 年

赞扬个性，并同意学生们的请求，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，路费都汇去了，但吴大羽因故未能成行，退回了路费。吴冠中即将毕业，吕先生欲留他任助教，但暑期时吕先生卸任了，由陈之佛接任校长，吕先生写信将吴冠中推荐给陈校长，陈之佛像慈母般亲切，当即同意聘吴冠中为助教。吴冠中因已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，衷心辞谢了陈之佛的美意。

在璧山，常见到着红衣的姑娘和儿童，那红色分外亮丽，特别美。突发灵感，吴冠中想自己做一件大红袍。吴冠中已是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，他们年级的同学大都狂妄，校领导惹不起他们。吴冠中向同班一位较富有的女同学借钱，她问吴冠中干什么，吴冠中说要件大红袍，她问是紫红的吗？吴冠中说是朱红的，她笑了，立刻借给吴冠中足够的钱。吴冠中飞快到店买了布，立刻进裁缝铺量体裁衣。裁缝师傅惊讶了，男人能穿这样朱红的袍，他犹豫了，有点难色，不敢做，叫吴冠中去别家试试。吴冠中说他们下江人（四川人称长江下游上来的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）男人在家乡都穿红袍，女的只穿绿色，让裁缝师傅尽管放心做。好说歹说加上谎言，师傅勉强答应收下了。

等到取衣的日期，吴冠中像看成绩单一样早早去取，衣已成，顺利地取回宿舍，速速穿上，同室同学赞不绝口，颇有点羡慕，问共花多少钱，似乎他们也想试试。正是晚饭时候了，大家一同到饭堂，满堂哄动起来，欢迎红色英雄的出场，笑声掩盖了批评声，那借钱给吴冠中的女同学也很得意她成功的资助。

走到街上，情况大不相同，行人大都嗤之以鼻，骂太怪异，他们本来就讨厌下江人。一个星期后，训导长找吴冠中去谈话，说璧山警报亦多，你这红袍挤在跑警报的人群里，便成了日机的目标，警察必将你抓起来，所以万万穿不得，赶快染掉。吴冠中赶到洗染店将红袍染成黑袍，不知是洗染技术不高明呢，还是那朱红色至死挣扎，竟染成了深褐，没有色彩倾向，显得邋遢，他只好穿着那邋遢的袍度过寒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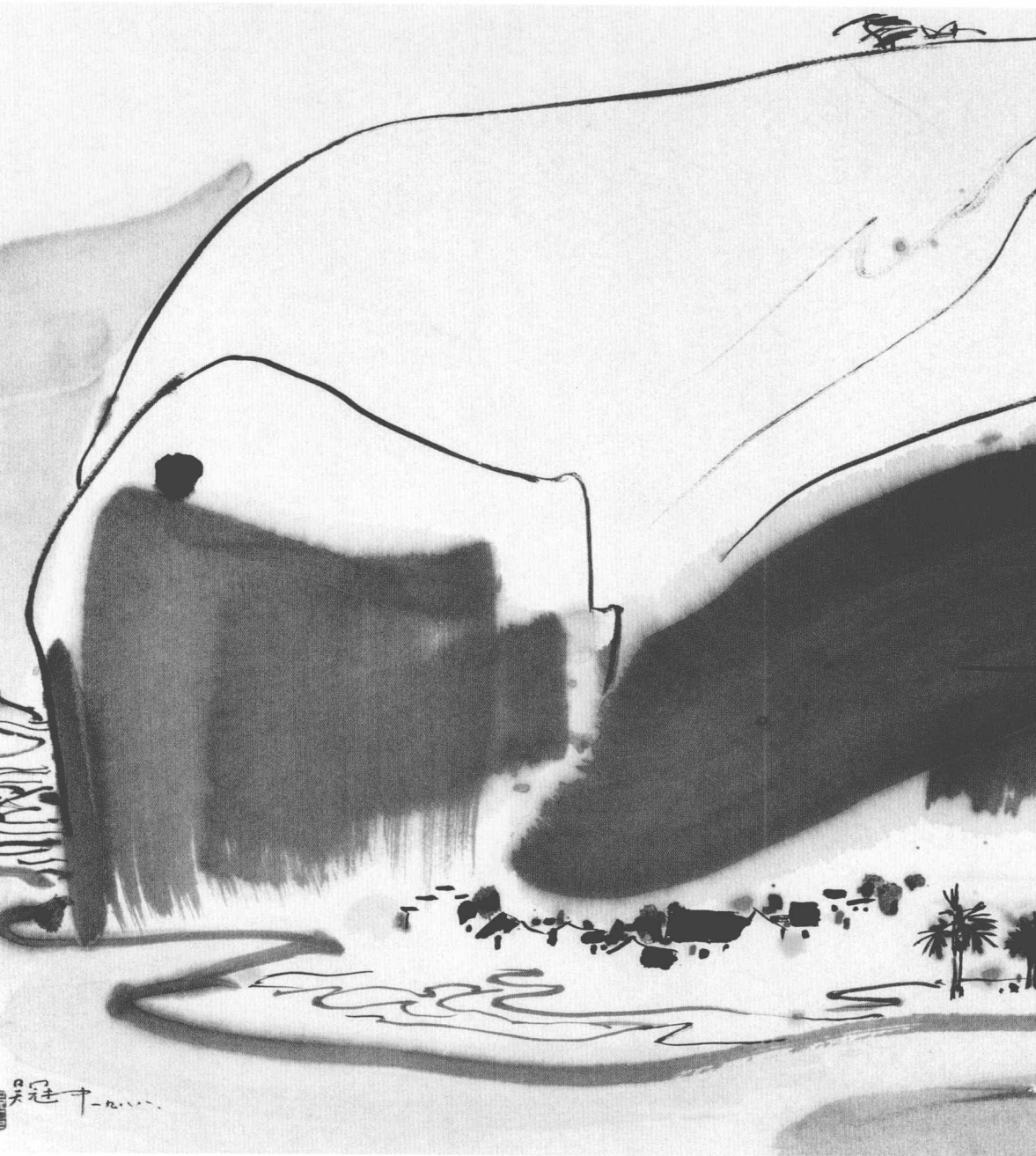
璧山之后迁到青木关，学校利用附近松林岗上的一个大碉堡作宿舍，在山下平坡上盖一批草房作教室，于是同学们每天爬山下山无数趟，体力消耗大，饭量大，饭不够吃。为避免抢饭，便按桌定量配给。于是男同学拉女同学同桌，以为女的饭量小，其实未必。人饥荒，狗亦饥荒，食堂里总围着不少狗。有一位印尼华侨抓来一只小狗，弄死后利用模特儿烤火的炭盆晚上炖狗肉吃，大家吃得高兴，但教室里满是腥臭。翌晨，关良老师来上课，大家真担心，关老师却很谅解，并说广东人大都爱吃狗肉。

吴冠中本该毕业了，因中间进了一年国画系，再回西画系便须多补一年。其实没有什么可补的，他便到北碚附近的独石桥小学代几个月课，挣点钱。小学共六七个教师，女教师都希望吴冠中给她们画像，吴冠中却选了一个有特色的女生给画像，用点彩派手法，画得像而美。但女生一看，“哇”的叫了，说画了个大麻子！于是谁也不要吴冠中画了。一九四三年吴冠中在青木关毕业了，毕业之后由于同学王挺琦的介绍，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，教素描和水彩。因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相邻，吴冠中教课之暇便到中央大学旁听文、史课程，主要是法文。他将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学习法文，听大学里高、低各班法文，还找个别老师补习，找天主教堂里的法国神父辅导，从旧书摊上买来破旧的法文小说，与各种译本对照着读。每读一页，不断查字典，生字之多，一如当时吃饭时捡不尽的沙子稗子。他读法文，目的只一个，战后到法国去勤工俭学，没有钱，过浪子生活，最穷苦的生活，那么首先须通语言。

吴冠中四年沙坪坝生活中主要是学习法文，并在青年宫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。在此期间，吴冠中认识了朱碧琴。朱碧琴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校，任教于中央大学和国立重庆大学附小。朱碧琴人很善良，长得很美，而且是吴冠中偏爱的一种品位，令他一见钟情。



崂山松石 水墨设色
180 × 195cm
1987 年



武夷山村 水墨设色

70 × 140cm

1988 年



重庆大学的一次全校助教会上，校长张洪沅说：“助教不是职业，只是前进道路的中转站，如不前进，便将淘汰。”助教宿舍行字斋和文字斋每晚熄灯很晚，成为嘉陵江岸上一道夜的风景线。这两个斋里的居民，战后大都到西方留学了。一九四六年暑期，教育部选送战后第一批留学生，在全国设九大考区，从北平到昆明，从西安到上海……同日同题考选一百数十名留欧、美公费生，其中居然有留法绘画两个名额。吴冠中在重庆考区参试，这对他而言是一次生死搏斗。限额，八年抗战聚集的考生又众，竞争很严峻。年终发榜，吴冠中被录取了，其时他已到南京。1946年冬，吴冠中与朱碧琴在南京结婚，他们品尝了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的传统欢乐。吴冠中准备去法国，已怀孕的朱碧琴住到吴冠中农村的老家，他们分手攀登人生的新高地。

枣树儿童 油画

42 × 36cm

1974年

北国春晓 油画

64 × 110cm

1964年

上海美术馆藏

